



□韦钦国

乐镜宇

乐镜宇(1872—1954年),号达聪,字镜(敬)宇,北京同仁堂少东家,近代中医药专家,1912年由北京来济南“候补山东道”,1906年应山东巡抚杨士骧之邀筹办山东官药局并担任总办一职,1907年改山东官药局为宏济堂,取“宏业济民”之意。乐镜宇创办的宏济堂系我国首批中华老字号,为山东中医药发展做出了贡献,关于乐镜宇本人的记载比较详细,但对其家人却少有涉及,本文重点说说乐镜宇的家人与后代。

乐叔繁系乐家十一世中的三房,乐叔繁育有长子乐镜宇、次子乐达璋。乐镜宇先后有过三位夫人,共育有两子两女,乐镜宇属乐家十二世,其四个子女属乐家十三世。乐镜宇与原配夫人陈氏(1906年去世)育有长子乐铁庵,次子乐绍虞、长女乐瑛。与第二位夫人(1949年去世)育有一女乐香岩。1944年前后,乐镜宇收郭榕为第三位夫人,两人无子嗣。

乐镜宇的长子乐铁庵,在家族同辈兄弟中行七,人称“七爷”。出生于1895年前后,成年后曾来济南辅佐乐镜宇经营宏济堂,1940年前后乐镜宇回北京长住后乐铁庵开始掌管宏济堂在济南的“三店一栈一厂”,在抗战中艰难维持,抗战胜利前后在济南去世,归葬北京乐家老坟地董四墓。

乐镜宇的次子乐绍虞(?—1953年),在家族同辈兄弟中行十,人称“十爷”,他的妻子为济南人。乐绍虞喜交官场人士,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交情甚笃,德王来京时曾下榻其家,乐铁庵去世后乐绍虞掌管宏济堂。兄弟二人感情尚好,乐绍虞为了给哥哥乐铁庵买口好棺材,曾跑遍济南所有棺材铺逐一挑选。乐绍虞本人还分别在北京、承德、赤峰、绥远(今呼和浩特)独资开办经营宏达堂,这段历史鲜为人知。

以前族谱上不登记女性,人们对乐镜宇两个女儿的信息了解很少。乐镜宇的长女乐瑛(1904—1974年),出生于济南,7岁随乐镜宇回到北京,住在新开路19号乐家老宅。1928年,乐瑛与郭立宗结婚(育七子女,均培养成为大学生),住在北京前门外花枝胡同一号院(现小席胡同23号),此处和1917年乐镜宇在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建立的参茸阿胶庄比邻。1966年8月,乐瑛搬到广渠门光明西里简易楼居住。1974年12月,乐瑛因肺病导致心力衰竭,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。

乐瑛爱读古书,喜操琵琶,善抚古琴,乐镜宇就“把京城古琴名师贾阔峰请到家中,教授家族成员学琴,又从古玩商人张莲舫处搜罗最好的古琴供家人演奏。”13岁时,乐瑛在老师带领

下在北京中山堂参加赈灾义演。曾有媒体报道,“当代古琴界知名的八张老CD中就收录了乐瑛的四首琴曲(《岳阳三醉》《沧海龙吟》《列子御风》《韦编三绝》。”由此可见乐瑛在古琴界的地位。

乐镜宇与第二位夫人(1949年前去世)育有一女乐香岩(生于1912年),人称张二姐,性格活泼。乐香岩的丈夫张少操,1949年后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作,二人没有子嗣。乐瑛大乐香岩8岁,但两人从小一起习琴,且两人的夫君均来自广东,所以两家感情甚笃,后来常一起演出。乐瑛晚年身体不好,乐香岩时常带她去医院看病。

郭榕系乐镜宇的第三位夫人,原系乐镜宇收养的丫头,乐镜宇招郭榕为太太时,郭榕26岁,但乐镜宇已年过七旬,两人没有子嗣。“收房后的郭姓女士,两三年未生育,抱一瓦工孩子,即今日著名导演郭宝昌。”(《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》,东方出版社,乐崇熙著2013年1月第一版,194页)。据说,电视剧《大宅门》主人公白景琦即以乐镜宇为原型,其开的黑七流胶庄即1909年乐镜宇创办的宏济阿胶厂。

乐镜宇的孙辈属于乐家十四世,共九位。乐镜宇的长子乐铁庵与原配夫人顾凯芝育有三子两女:大儿子乐大胜(号芝田),次子乐大鹏,三子乐大兴,大女儿乐小芹,小女儿乐小雯。乐铁庵去世后,夫人顾凯芝和小女儿乐小雯住在一起。乐香岩在丈夫去世后,与其嫂顾凯芝曾一起居住,1978年前后去世。

宏济堂老员工王毓英生于1940年,1995年在宏济堂退休,她回忆“当时乐芝田住在牛头巷,他这个人有个‘毛病’,就是经常上厕所,而且每次时间都很长,差不多都在半小时以上,外面的人急得不得了,他就是不出来。”这是老员工对乐家人为数不多的确切记忆。

乐铁庵的长子乐大胜,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大学(一说天津大学)中文系任讲师,以研究明史著称。父亲乐铁庵1953年去世后弃学经商,来济南接任了宏济堂经理,1956年公私合营时乐大胜被任命为宏济堂副经理。

乐铁庵的次子乐大鹏清华大学毕业后,20世纪50年代参加革命,随军南下广州,因患精神病而疯癫。

乐铁庵的三子乐大兴的情况有些特殊。乐镜宇胞弟乐达璋婚后早世,仅留有一子乐鉴秋(兄弟中排行第八,人称“八爷”,后患精神病),一女(育有两子,长子赵永昌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知名皮肤病专家)。因乐鉴秋无后,在乐鉴秋之妻去世前夕,将乐铁庵的小儿子乐大兴过继给乐鉴秋,这种情况在当时乐家很常见。据说,乐铁庵的夫人偏爱这个小儿子,高考期间为了让他多睡会而错过了数学考试,又考了几次均无果,后来因得疯病早逝。

乐铁庵的两个女儿乐小芹、乐小雯,仅知其名而不晓其事。乐绍虞育有四子,长子乐守谦,次子乐守忠,三子乐守玉,四子乐守勋。乐守谦(育有一子二女)未上过学,无工作。四子乐守勋事业有成,后曾主管同仁堂业务。而乐镜宇的重孙们即乐家第十五世,据说分居于法国、美国等地。难以考证。

乐家各支多以开中药铺为业,三房乐叔繁也不例外,其后人共开有乐家老铺10家。长子乐镜宇这支开有七家,包括乐镜宇开设的宏济堂三家,分开于济南、北京等地,后期主要由长子乐铁庵经营。乐镜宇次子乐绍虞独资经营的宏达堂四家,分开于北京、承德、赤峰、绥元(今呼和浩特)。乐镜宇胞弟乐达璋在北京开设乐舜记一家,以其号舜墓为店名,由其子乐鉴秋主要经营。另外,乐鉴秋还在北京独资经营继仁堂两家。这些药铺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公私合营,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和守正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

乐镜宇与家人1905年拍摄的照片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博山话里的“卡坛”到底是什么

□石雨凡

在山东淄博博山的土话中,有一句不太体面的表达愤怒的话,叫“闭上你那卡坛(音)”,意思就是“闭嘴”。很多人一直以为“卡坛”就是指嘴巴,其实不然。据老一辈博山人讲,“卡坛”其实是以前人们在墙上开的用来放东西的洞。后来用来称别人的嘴巴,应当是为了羞辱被骂的人。至于为什么读作“卡坛”,很少有人追根究底,毕竟许多地方的方言里面都有一些词是不知道怎么写,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念的。

后来,我修读了汉语语言学的相关课程,知道了汉语中有“急读”和“缓读”的现象。一些词有急读和缓读两种形式,如“窟窿 ku long”就是缓读,而上字“窟”取声母,下字“窿”取韵母,拼在一起就是“孔”,“孔”是急读。在漫长的语言演变中,有的词汇,如“孔”,两种读音形式都保留下来,有的词汇则可能在普通话中保留一个读法。我猜测,博山话的“卡坛”可能还有一个急读形式,如果没有受到汉语语音演变的影响,它大约会读作kan,而这个急读形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“墙上的洞”叫“卡坛”。搜索资料后,我认为它其实是“龁”字。“卡坛”的上字声母与下字韵母相拼,正好可以拼出“龁”。

“龁”这个字,我们今天一般理解的就是“佛龕”,是用来供奉佛像、神位等的小阁子。但是现在也有“壁龕”一词,便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了,就是开在墙上用来贮藏物品的空间,这与博山话里的“卡坛”的含义已经非常接近。然而,目前我所查阅的文献中,并没有关于博山话“卡坛”和“龁”关系的论证。只是知道读音相似、意义相似,或许还不能认定“卡坛”就是“龁”,所以我想到其他方言中寻找佐证。

果然,据商务印书馆的《河北方言词汇编》,河北石家庄鹿鹿话中直接将壁龕称为“可台儿”,由于儿化,下字是“台儿”,韵母与“龁”有异,但是可以看出是与“卡坛”同样的现象,也是“龁”的缓读。重要的是,和“卡坛”发音几乎一致的“可台儿”直接就是“壁龕”的意思,遂将“卡坛”与“龁”在词义上又拉近一大步。

再如潮汕方言中的“卡食”一词,与“卡坛”声韵一样,意思却为“大盆子”,看似与“龁”不搭边。事实上,“龁”有“容纳”的意思,西汉扬雄《方言》中有记:“龁,受也。齊楚曰銛,揚越曰龁。受盛也,猶秦晉言容盛也。”佛龕、壁龕也好,大盆子也罢,都是容器,所以,“卡坛”“可台儿”“卡食”一词虽然许多地方都有,实则同根而生。在多种方言中,都找到了与“龁”和“卡坛”读音相似、意义也相近的词汇,至此我便认定了,“卡坛”就是“龁”。

其实,如果不是因为迫于专业选修课课程论文难产的压力,我也想不到会主动去解开这个家乡话中的谜团。去年的期末,我连改了几个论文方向都不得不收手,一筹莫展之际,突然想起了从小萦绕在心头的对“卡坛”的疑惑,便试着借助自己少得可怜的专业知识去解释,没想到打开一条新思路。最终,我将“龁”这个字从古至今所有的词义和使用情况做了整理和讨论,算是避免了课程论文交不上的悲剧。

在写论文时,我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:“龁”和“卡坛”谁先出现?“龁”做“佛龕”是音译词还是意译词?“龁”开始有“受盛”的记载是在西汉扬雄的时代,那么到底是佛教的龕被翻译为“龁”,然后影响了“龁”字的含义,还是“龁”本来就有“容纳”的意思,进而被用作佛龕这一外来物的专有翻译呢……问题只会更多,我所知的资料却是有限的,剩下的问题,恐怕还需要我再多看很多书才敢去解释了。

不过说来也很是神奇,从小挂在嘴边的一个词,实际上还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,甚至藏着千年未解的秘密。此际,我看到了这个秘密的冰山一角,那么这整座冰山,最后会不会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呢?

投稿邮箱:

qlwbrwql@163.com